

[法] 丹尼斯·于斯曼 主编



法国哲学史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作者介绍
Dante's name

法国哲学史

〔法〕丹尼斯·于斯曼 主编

冯俊 郑鸣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国哲学史/(法)于斯曼主编;冯俊,郑鸣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ISBN 978-7-100-11046-4

I. ①法… II. ①于…②冯…③郑… III. ①哲学史—
法国 IV. ①B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1392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法国哲学史

[法] 丹尼斯·于斯曼 主编

冯俊 郑鸣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1046-4

2015年6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5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36

定价: 85.00 元



目 录

告读者	(1)
总导言	(5)
第一章 中世纪	(13)
(1) 导言	(13)
(2) 1. 约翰·斯各特·爱留根纳：爱尔兰开拓者	(24)
(3) 2. 皮埃尔·阿伯拉尔和十二世纪的巴黎各学派	(32)
(4) 3. 十三世纪巴黎大学的哲学	(44)
(5) 4. 十四世纪：形式论、阿威洛依主义、唯名论	(55)
(6) 5. 拉乌尔·勒布雷东与意向心理学	(60)
(7) 6. 约翰·德·冉顿与巴黎的阿威洛依主义	(65)
(8) 7. “法国式”唯名论：约翰·布里丹	(68)
(9) 5. 十五世纪	(74)
(10) 6. 宫廷哲学：从“善人”菲利普到“智者”查理	(80)
第二章 文艺复兴时期	(85)
(1) 导言	(85)
(2) 1. 重塑渊源，刨根问底	(89)
(3) 2. 信仰波动	(94)
(4) 3. 解读历史：争端的变数	(102)
(5) 4. 从发明到方法	(106)
(6) 5. 谜语、象征和诠释	(110)

2 法国哲学史

- 6. 内在性之路 (116)
- 7. 哲学上真正的哥白尼式革命 (119)

第三章 十七世纪 (123)

导言 (123)

- 1. 笛卡尔革命 (124)
- 2. 笛卡尔主义的后裔：在忠实和重塑之间 (149)
- 3. 处在哲学边缘的冉森派 (161)
- 4. 不信教者和信仰自由 (177)
- 5. 马勒伯朗士：笛卡尔主义的掘墓人？ (193)

第四章 十八世纪 (212)

导言 (212)

- 1. 英国教训 (215)
 - 批判精神的传播 (215)
 - 什么是启蒙哲学？ (221)
 - 伏尔泰与宽容意识 (227)
 - 笛卡尔主义者与牛顿主义者 (234)
 - 自然宗教 (243)
 - 孟德斯鸠与英国宪法 (249)
 - 孔狄亚克与洛克的思想遗产 (257)
- 2. 《百科全书》时代 (265)
 - 毕丰与自然科学 (265)
 - 狄德罗与《百科全书》 (271)
 - 狄德罗与唯物论 (276)
 - 卢梭与自然 (281)
 - 历史哲学与进步观 (291)
 - 美学与品味判断 (299)
 - 伦理主义者 (307)

(454) 十八世纪的多样性	(312)
(454) 十八世纪的多样性	(474)
第五章 十九世纪	(318)
(454) 导言	(318)
1. 如何给法国大革命下结论?	(320)
(454) 自由观念的传播	(320)
(454) 孔狄亚克式分析的成就与局限性	(327)
(454) 反对大革命与传统主义	(333)
(454) “新基督教”与社会问题	(339)
(454) 法国精神论的诞生	(346)
(454) 维克多·库赞的时代:折中主义	(356)
(454) 奥古斯特·孔德:实证主义的创始人	(363)
2. 科学与宗教	(373)
(454) 1848年危机与社会哲学	(373)
(454) 从实证主义到科学主义	(378)
(454) 精神论的坚持不懈和多样化	(383)
(454) 康德的批判遗产	(390)
(454) 对科学的哲学批判	(396)
(454) 历史批判:泰纳与勒南	(400)
(454) 生命哲学与进化哲学	(406)
第六章 二十世纪	(415)
(454) 导言	(415)
1. 采取守势的理性主义	(417)
(454) 现代哲学的一位代表人物:阿兰	(418)
(454) 一种激进思想	(419)
(454) 一种被推广的教学法	(420)
(454) 莱昂·布伦茨威格:一种科学理想主义	(421)
(454) 合乎礼仪的思想	(422)

4 法国哲学史

(818)	与精神拉开距离：加斯东·巴什拉	(424)
	非学院派构想	(424)
(819)	灵活的理性主义	(425)
(817)	想象出来的唯物主义	(425)
(050)	保管理性的档案员：米歇尔·福柯	(426)
(2)	基督教遗产的哲学化身	(428)
(750)	布隆代尔：“门槛之辩”	(429)
(830)	拉维尔：存在的透明度	(431)
(060)	加布里埃尔·马塞尔：基督教的苏格拉底	(433)
(060)	伊曼努尔·穆尼埃：一种投身于时代的基督教	(435)
(080)	西蒙娜·薇依：绝对存在的见证者还是十字架刑罚的爱好者？	(436)
(080)	泰伊亚·德·夏尔丹（德日进）：即将到来的上帝	(439)
(3)	存在及其引发的热情	(440)
(870)	文学撑起哲学	(442)
(870)	正统之外的冷眼旁观：让·格雷尼埃	(446)
(880)	一种关于原则的、本体论上的模棱两可	(447)
(090)	（存在主义的）教皇：他的辉煌与建树	(448)
(4)	依然且永远的“我思”：现象学的声音	(450)
(000)	引入者	(452)
(000)	偏离者	(454)
	忠实者	(456)
(010)	对抗	(459)
(5)	法国式无意识：对疯狂的斥责	(461)
(710)	皮埃尔·雅内	(462)
(810)	柏格森	(464)
(010)	闵可夫斯基	(465)
(020)	拉康	(467)
(150)	福柯	(470)
(550)	德勒兹	(471)

6. 语言学和结构主义	(473)
(112) 人类学与语言学的化学联姻	(474)
(112) 从结构主义人类学到结构主义	(475)
(152) 一个结构主义的花花公子	(477)
(152) 模仿拉康	(479)
(152) 散播	(480)
(152) 和谐与不和谐	(481)
7. 一个新概念：写作	(482)
(152) 写作，这是有别于写作的事情	(484)
(152) 莫里斯·布朗肖	(485)
(152) 乔治·巴塔耶	(487)
(152) 安托南·阿尔托的自我描述	(488)
(152) 萨缪埃尔·贝克特：写作的声音和声音的写作	(490)
(152) 雅克·德里达：(写作的) 哲学祝圣仪式	(492)
8. 一个生命体的思想，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有性别生命体的思想	(494)
(152) 一种雄心勃勃的生命本体论：亨利·柏格森	(495)
(152) 在科学史与生命学说之间：乔治·冈格彦	(497)
(152) 乔治·巴塔耶：擅自闯入哲学领域的性	(498)
(152) 西蒙娜·德·波伏娃：多余的一性？	(499)
(152) 拉康：性快乐是一个神话	(500)
(152) 柏格森的信徒吉尔·德勒兹：在生活与电影之间	(501)
(152) 米歇尔·福柯：性，是斯芬克司还是求知意愿？	(503)
9. 诠释历史，干预历史	(505)
(152) 哲学家是知识分子吗？	(507)
(152) 马克思主义与参与	(509)
(152) 《现代》杂志的论战	(511)
(152) 清醒与盲目：政治上的俄狄浦斯	(513)
(152) 一部作品：《辩证理性批判》	(515)

· 一场历史性辩论：历史对抗结构 ·····	(516)
· 68年5月思潮 ·····	(517)
· 硕果累累的批判 ·····	(519)
· 取代历史哲学的哲学史 ·····	(521)
· 充满危险的旅游 ·····	(522)
10. 难觅的伦理学 ·····	(523)
· 勒塞纳：准确性的道德观 ·····	(524)
· 柏格森：畅饮两股泉水（同一种道德观的两挡速度） ·····	(525)
· 纳贝尔特：挥之不去的恶 ·····	(527)
· 弗拉基米尔·扬凯勒维奇：道德经验小调的无穷弱化 ·····	(528)
· 萨特的道德观：“站在缺失的立柱上” ·····	(530)
· 列维纳斯：他者的人道主义 ·····	(531)
· 新折中主义 ·····	(532)
11. 社会科学或社会批判？ ·····	(534)
· 从杜尔凯姆到莫斯：科学追踪逃避者的过程 ·····	(535)
· 巴塔耶与社会学学院 ·····	(538)
· 家庭人种学：罗兰·巴特 ·····	(539)
· 把马克思请来的人 ·····	(540)
· 从一种情境（萨特意义上的）到另一种情境（德波意义上的） ···	(541)
· 一种回溯到拟像的社会批判：让·波德里亚 ·····	(543)
· 追溯理论之源以改变实践：福柯 ·····	(544)
12. 科学的挑战 ·····	(545)
· 清点与结算 ·····	(547)
· 探寻历史的曲折 ·····	(550)
· 形式主义的诱惑 ·····	(552)
结束语：明天的哲学会怎样？ ·····	(555)
人名索引 ·····	(559)

“法国哲学家们并非为圈内人士而写作；他们的对象是整个个人类。如果说为了衡量他们思维的深度或完全理解他们的思想，就必须成为哲学家或内行的话，那么，不阅读他们的主要作品，不能从中汲取某些营养的人，就不是有教养的人。”

——亨利·柏格森

告 读 者

半个多世纪以来，除了一些类似《我知道什么？》^①或《节选手册》（*Résumés aide-mémoire*）这种供大中学校^②使用的短篇论著之外，几乎没有出版过任何像样的《法国哲学史》。因此本书编者才有此创意，除了推出大型丛书《世界哲学史》（*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universelle*）之外，还要出版一部法国思想史，对我们博大精深的哲学遗产进行一次总结。

这里便提出了一个先决问题：法国哲学史应该从第一部以法语而不是拉丁语写成的哲学著作——笛卡尔的《方法谈》（*Discours de la méthode*，1637年）开始吗？事实上，柏格森在为1916年拉鲁斯出版社（Larousse）

① André Robinet 于1975年出版的书《法国哲学史》（*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française*, Paris, PUF, Coll. *Que sais-je?* n°170），可惜早在多年以前就销售一空。它是对我们本民族思想的一次粗略研究，全书仅128页。

② 参见 Jean-Louis Vieillard-Baron 的书（*La philosophie française*, coll. *Cursus*, Paris, Armand Colin, 1995）。该书介绍了六位思想家：蒙台涅、笛卡尔、马勒伯朗士、卢梭、柏格森和萨特；对法国的其余“思潮”则仅用了几页纸进行阐述。

出版的《法国哲学》(*La Philosophie française*)所写的简短序言中、维克多·德尔伯斯(Victor Delbos)在普隆出版社(Plon)于同年出版的同名著作(《法国哲学》)中,以及让·瓦尔(Jean Wahl)在1946年出版的简明《法国哲学概况》(*Tableau de la philosophie française*,此书五十多年来早已销售一空)中都持这种观点。

有些人则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想以蒙台涅(Montaigne,又译作蒙田)作为我们历史上的第一位哲学家。与之同时代的还有艾蒂安·德·拉博埃西(Etienne de La Boétie)、皮埃尔·夏隆(Pierre Charron)、纪尧姆·杜·瓦尔(Guillaume du Vair)和拉伯雷(Rabelais)。

而我们认为,对于中世纪法国哲学如此众多而杰出的研究成果,二十一世纪的人们同样不能够视而不见,将这八个世纪一笔勾销。

因此我们的意见是从本国语言产生的最初源头开始,即从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及其顾问阿尔昆(Alcuin)开始,并为中世纪的思想保留出一个章节。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那些大力维护和赞扬中世纪思想史的人们。埃米尔·布雷叶(Emile Bréhier)、艾蒂安·吉尔松(Etienne Gilson)都给予中世纪法国哲学以极高的地位。

幸运的是,这些专家的出色接班人阿兰·德·里贝拉(Alan de Libera)还活着,并且他很愿意接受这本法国思想史中从最初直到十五世纪这一部分的论述工作。此前他已经出版过许多无可替代的重要著作,专门研究中世纪的法国哲学家。

法兰西哲学的伟大世纪应该是十八世纪。那时整个欧洲都羡慕我们。在索邦(巴黎大学)有圣徒大阿尔伯特(Saint Albert le Grand)、圣托马斯(Saint Thomas)、圣波拉文图拉(Saint Bonaventure)、圣贝尔纳(Saint Bernard)和邓斯·司各脱(Duns Scot)。

看到阿兰·德·里贝拉的工作成果如此出色,出版社的编辑和我决定求助于多位作者来编写对十六世纪(克劳德·莫拉利)、十七世纪(玛丽-弗雷德里克·佩尔格兰)、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让·勒夫朗)哲学的论述;我们自己则编写二十世纪哲学的部分、本书的总体概况导读以及每一章的导言。

由于本书不是由一位作者单独完成的，因此在我们看来，它的信息量更大，比例更加均衡，也更有力度。况且在当今时代，像匹克·德拉·米朗陶尔（Pic de la Mirandole）那样由一位无所不知的专家操控整个知识界的局面将不复存在。

我们是本着最谦虚、最严谨的态度来进行这项高度概括历史的工作的。

因此，本书是这样一个团队的成果：他们排除了一切令人沮丧的专业术语、各种晦涩难懂的语言。即使是在分析一些最深奥隐晦的哲学学说时，也尽可能优先考虑清晰明了、简单易懂。

可以说，这本著作符合读者的需要，能够为阅读或查询它的人们提供宝贵的服务。

希望这本书的读者在“阅读”它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作者在“书写”它时享受到的同样快乐。我们以这一愿望作为这部以 600 多页篇幅讲述我们民族思想伟大历程的美丽史册的卷首语。

丹尼斯·于斯曼

总 导 言

丹尼斯·于斯曼

有一种特别可笑但极为顽固的成见认为，法国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国度，法国人也没有“形而上学的头脑”。至于法语，它根本和使用概念格格不入。简言之，那些痛苦的灵魂甚至会自问：法国哲学究竟是否存在，回顾历史的打算是否具有合法性！

因此，我们要从消除对这一客观实在性的疑虑入手。是的，毋庸置疑，法国哲学是存在的，且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让我们说得更“过分”一点：法国哲学可以毫无愧色地与从苏格拉底（Socrate）和柏拉图（Plato）到亚里士多德（Aristote）的古希腊哲学相媲美，与从康德（Kant）到黑格尔（Hegel）和海德格尔（Heidegger）的德国思想相媲美，甚至可以与印度和中国的思想家们相媲美。我们的哲学家是地道的哲学家，尽管他们同时也是作家或伦理学家，就像人们通常喜欢强调的那样。从阿伯拉尔（Abélard）或圣贝尔纳到德勒兹（Deleuze）或德里达（Derrida），从蒙台涅（Montaigne）到卢梭（Rousseau），¹⁰从笛卡尔（Descartes）到伏尔泰（Voltaire），从帕斯卡尔（Pascal）或马勒伯朗士（Malebranche）到柏格森（Bergson）或萨特（Sartre），我们思想家们的作品到处被翻译、阅读、研究和评论，他们的精神感染力远远超越了法国边界。

法兰西思想既内容丰富又形式多样。那些伟大的哲学家不仅仅是我们民族的荣耀，也是为全世界所敬仰的人类精英。

对法国哲学最恶劣的攻击之一来自某些不怀好意的日耳曼语言文化专家，他们试图对我们这两个民族进行对比。对他们来说，法国人的思

思维方式轻浮无聊，随意肤浅；他们天生只适合编小说、故事、趣闻逸事、（轻）喜剧、通俗喜剧乃至滑稽歌舞什么的。打造坚实而严密的哲学体系，那可是他们力所不及的……而莱茵河对岸沉稳厚重的德国人民则能够成功构筑辉煌的概念大厦，完美无瑕的形而上学体系，例如莱布尼茨主义（le leibnizianisme）、康德主义（le kantisme）、黑格尔主义（l'hégélianisme）和马克思主义（le marxisme）。

这种论调并非昙花一现。

首先，在哲学上，对真理的追求一直存在着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一些哲学家致力于建造高楼大厦，可惜最终它们会像纸做的城堡一样轰然倒塌。必然的“先验的”体系就是这样，而它们多半是德国造。另一些哲学家则进行“钻探”，尽可能地深入钻研，以挖掘出某条哲学真理；你站在摩天大楼的顶端有时是看不到这类真理的。他们更倾向于以“经验的东西”为基础。

毫无疑问，法国的“挖掘者”要多于“建造者”。然而其各种学说的坚实可靠性并不因此而应该受到质疑。

当然，如果人们乐于拿康德和本杰明·康斯坦丁（Benjamin Constante，特意让您联想起当时曾引起轩然大波的一场有关真理与谎言的著名辩论）、黑格尔和维克多·库赞（Victor Cousin，他是第一位普及和推广者）、马克思和普鲁东（Proudhon，马克思在论战中反对这位乌托邦社会主义者、《贫困的哲学》（*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的作者；他本人以这篇文章来反击自己的另一篇檄文：《哲学的贫困》（*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进行对比，那么我们事先就会输掉战斗。然而这种比较本身就很很不诚实。康德本人多次承认过卢梭对其事业的巨大影响；黑格尔对笛卡尔的评价是“近代哲学真正的开山鼻祖”，人们无法“估量这个人对他所处的时代以及整个近代所施加的影响究竟有多大”。马克思则强调法国社会主义在其事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也就是说，法国哲学理论，如马勒伯朗士、迈纳·德·比朗（Maine de Biran）、勒努维埃（Renouvier）、柏格森或萨特等人的学说同样是一块块“花岗岩石”，与其德国同行的学说一样坚不可摧。

在德国、英国、西班牙或意大利邻居和同代人面前，法国人都用不着自惭形秽：众多的法国哲学家都经得起时间考验。

我只需举出一个证据：米歇尔·塞莱斯（Michel Serres）于1984年在阿尔泰姆·法亚尔书店（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编纂的《法语哲学著作全书》（*Corpus des œuvres de philosophie en langue française*）。从一开始，他就汇集了不下五百本专著（某些巨著多达上千页），其中包括数十位哲学家的全集。在那之后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又有二百多部著作出版，有力地反击了那些不相信法国有如此众多的哲学家存在的怀疑论者和自怨自艾者。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法兰西语言。

法语远非与哲学思维相抵触。恰恰相反，它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有着极高水准的思辨传统的组成部分。

1931年，瓦莱里（Valéry）在他的《现实世界之观察》（*Regards sur le monde actuel*）中就曾指出：“我们的语言中复合词的构成很少，性数配合很复杂，词在句子中的位置不能随意而定，词汇量也受到了有意的限制：这一切恰恰使语言的结构更为明晰；再加上人们对抽象定义和精确性的偏好，使得如此众多的以动词结构为主的杰出作品被构思和创作出来！”

我们的语言——蒙台涅说它与哲学推理是“同体的”，笛卡尔则称赞它如此“清楚明晰”——既非学究气，也不故作风雅，与希腊语、拉丁语、德语或英语相比毫不逊色。

这种语言最有力、最独特、最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其值得赞美的简洁。柏格森是这样总结的：“无论多么深邃、多么微妙的哲学概念都能够而且应该用大众语言表达出来。”他还法说：“国哲学家们并非为圈内人士而写作；他们的对象是整个人类。如果说为了衡量他们思维的深度或完全理解他们的思想，就必须成为哲学家或内行的话，那么，不阅读他们的主要作品，不能从中汲取某些营养的人，就不是有教养的人。当这些哲学家们需要新的表达方式的时候，他们并不刻意地去创造一些特殊的词汇，就像别的地方的人们所做的那样（在一些人工合成的词语中，这种手法

通常会禁锢住没有被完全消化掉的思想)，而更喜欢灵巧地重新组合常用词汇，使这些词汇有了新的微妙含义，以传达更为细腻深邃的思想。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笛卡尔，一个帕斯卡尔或一个卢梭——我们单以他们为例——就能大大增加法语的力度和柔韧性，尽管他们的研究目标要么是思想本身（笛卡尔），要么是情感（帕斯卡尔、卢梭）。”

也许还应该回顾一下，自中世纪至二十一世纪，我们本民族哲学的精神或者说精髓。这些纷繁多样的理论和学说与任何形式的主观一统相抵触。从这些彼此相去甚远的学说中，人们可以提炼出某些共性，某些基础要素。在几乎所有法国哲学家身上都可以发现这些特征。

16 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以笛卡尔的生平和著作为范例，那么这种抵触，这种抗拒，这种对那些早已存在的思想、已经为当时的人们所认可的事实、一登上哲学舞台就博得人们尊敬的伟大学说的怀疑性的废除，就已经成为我们的共识。为了创立自己的事业，笛卡尔不得不逃离祖国，过着流亡生活，在荷兰待了二十年，在瑞典待了几个月，目的就是为了从“索邦式”[Sorbonnages，这是后来阿兰（Alain）的说法]枷锁中彻底解脱出来。

16-17 米歇尔·塞莱斯在其《法语哲学赞歌》（*Éloge de la philosophie française*）中认为，所有的法国哲学家都和笛卡尔一样有一个共同点：感到自己有义务去流亡，一种被放逐的感觉。他们把自己“放在反对”前人，反对对方，反对所有同时代人的位置上。笛卡尔仇视亚里士多德和圣托马斯，在构筑自己的学说时有意与同时代的其他哲学家划清界限。他把过去变成了一块白板（table rase）。因此我们把这种反叛行为，这种独立意识，这种与时尚潮流和正统理论分庭抗礼的意志作为法兰西思想的主要特征。“思考就等于说不，”阿兰经常这么说。蒙台涅、卢梭、比朗、柏格森和萨特也都继承了这一方式。

法国哲学家都有这种反成规的一面，这种作对意识（或至少是反对意识），这种强迫自己面对或反对“他人”真理的不合群意志，因为他们相信前人的真理从根本上来说都是谬误甚或偏见，需要他们与之斗争。

“同所有封闭的、排他的、令人窒息的机构、意识形态和行业公会进